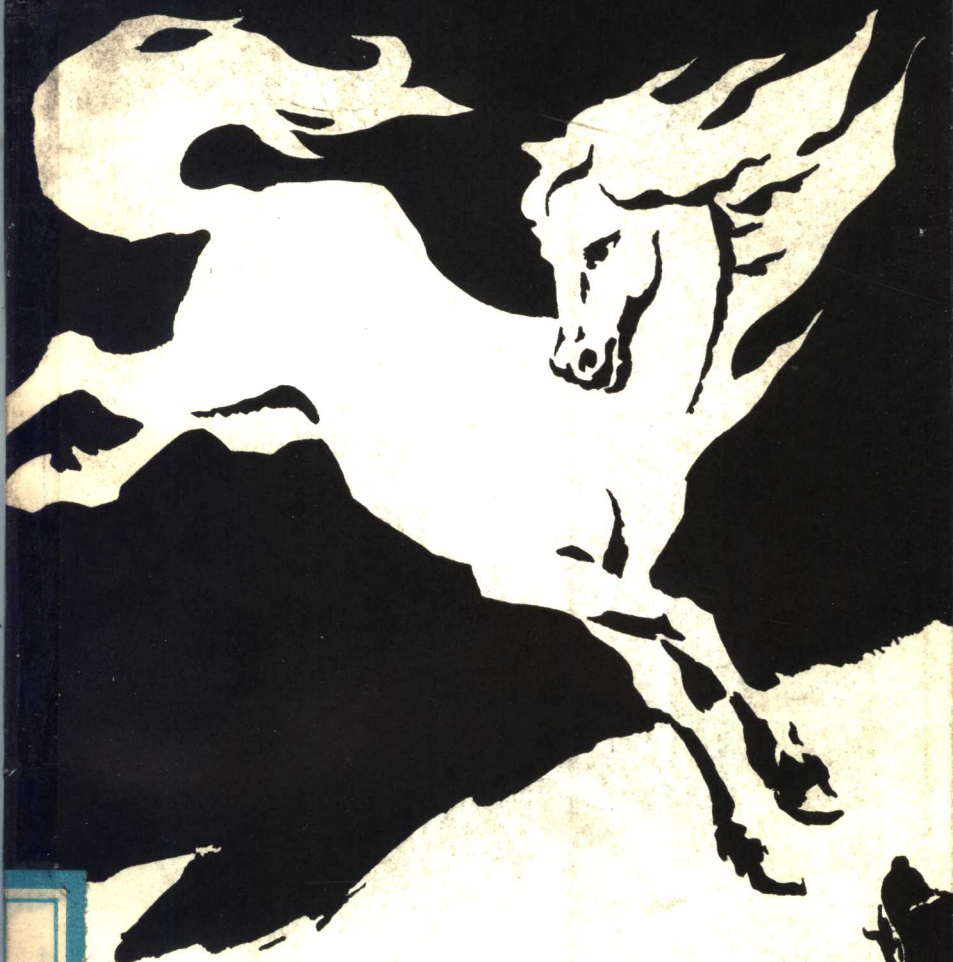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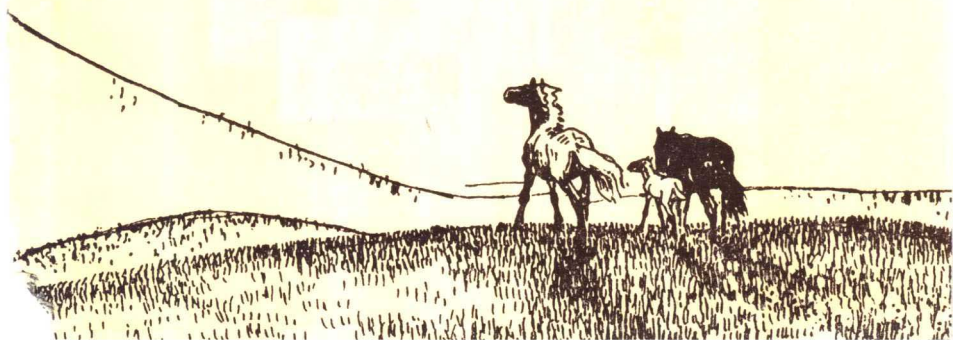


“草上飞”的马群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吕先奇 著

“草上飞”的马群



“草上飞”的马群

吕先奇 著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625 插页8 字数50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100

统一书号: R 10303·30 定价: 0.60元

目 录

- 一、铸成大错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节外生枝…………… (13)
- 三、雪夜偷袭…………… (25)
- 四、狼的一家…………… (37)
- 五、兄弟姊妹…………… (48)
- 六、密林探险…………… (57)
- 七、思念家乡…………… (72)
- 八、河边激战…………… (80)
- 九、两母一子…………… (92)
- 十、英勇悲壮…………… (103)

一、铸成大错

这是加孜里草原一场罕见的暴风雪。两天两夜，风没有减速，雪不见减少，呼啸的狂风和飘舞的雪花统治了草原。

一场灾难呵！

狂风吹得马儿们无处藏身，暴雪又把马儿们借以维持生命的枯草深深埋下。饥饿向他们逼近，生存发生了危机。

该诅咒的草原暴风雪！

奇怪的是，儿马草上飞似乎毫不在意，在那些垂头丧气的马儿面前，显得异常兴奋，不时翘首仰视，引颈长鸣，仿佛在向暴风雪朗诵最热烈的欢迎词，抒发他对这场暴风雪的向往和喜爱。

这不是没有缘故的。

早在两个月前，他曾带上骡马，私自跑到一个荒僻的山坳里，希望过几天清静日子。马群里太混乱，太嘈杂了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骡马在一个安静、舒

适、水草丰美的环境生儿育女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谁知，当牧马人用了两天时间找到他们时，气呼呼地把他们赶进马厩，饶了怀孕的骡马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草上飞身上，使这匹可怜的儿马整整挨了二十八鞭，两天两夜没吃一点草料。尤其令草上飞难以忍受的，是主人当着一百六十匹骡马和十五匹儿马的面进行着惩罚，他觉得自己的脸丢尽了，他的威风被这顿无情的皮鞭抽光了。他咽不下这口气。他恨自己的主人，发誓要永远离开他，凭自己的毅力和勇气，去寻找自己的乐园，去建立自己的王国……两个月来，他等待着这个出走的机会。这场罕见的暴风雪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，草上飞没有错过它。就在暴风雪的第二夜，当整个马群在饥寒中昏昏欲睡，当凶狠的主人躲进毡房喝奶茶时，草上飞驱赶着他的一家——九匹年轻的骡马悄然起程了。呼啸的狂风遮掩了马蹄声，黑夜和漫天大雪掩护了他们的行踪。他一会儿在队前开路，一会儿又在队后督阵，驱赶着马群拼命狂奔，如果有哪匹骡马想收步或是有一点反抗的表示，他便毫不客气地进行惩罚，迫使他们打消归念，追上队伍。

马群在暴风雪中一直保持着高速行进，草上飞十分满意。自从去年他和这九匹骡马建立了这个家庭，他的心情一直很好——当然要排除两个月前那件不愉



快的往事——因为组成他这个家庭的，有全马群最勇敢的骡马天不怕，有最漂亮的骡马白雪公主，有最温柔、最善良的骡马一团火，有毛色最美丽的骡马金头发，有盼子心切的骡马黑尾巴……这里成了全马群“明星”荟萃之地，使得草上飞十分得意。不过，这种现状也惹来一些麻烦，那些嫉妒的儿马时时窥视着这个马群，公开和暗地的争夺战不断发生。虽然草上飞在每次战斗中总以胜利而告终，但这时时发生的战争，使他十分恼火，这也是他决心出走的另一个原因。

草上飞屡战屡胜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——他的威望在九匹骡马心中不断提高，几个月后，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他的话骡马们总是百依百顺，这可能是促使草上飞出走的又一个因素了。总而言之，他这匹有经验、有决心的儿马经过了苦苦思索和周密计划，才顺利地离开了马群和凶狠的主人，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在暴风雪里奔驰了一天一夜，直到第三天中午，风雪稍弱，马群艰难地翻过一个深沟，才停止了前进。一天一夜盲目的奔驰，谁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草上飞决定察看一下地势，如果这里不是理想的乐园，他将重振雄威，率领极度疲乏的骡马继续前进，不找到他理想中的乐园，决不罢休。

骡马们累极了，嘴里吐着淡黄色的泡沫，粗重地喘着气，披了一身雪的躯体轻轻颤抖，看上去快要站不住了。

草上飞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，他精神抖擞，毫无倦意，边走边抖落身上的冰壳，亮出绸缎一般光亮的栗色皮毛，使这匹威风凛凛的千里马更显得威武、英俊。

风雪不知何时突然停止了，就跟突然下起来一个样。草上飞的视野顿时无限开阔。他兴奋地一声嘶鸣，扬起了四蹄。

眼前是一个银色的世界，一尺多深的雪几乎把所有的色彩都遮掩了。没有一丝风，没有一点声息。似乎所有的风，所有的生命都被这白色的巨人赶跑了、吞噬了。只有草上飞奔驰的蹄声，给这块陌生的、神秘的、无声无息的地方带来了活力。

前面有两座对峙的山峰成八字撇开，逶迤远去，象两扇褐色的大门拦住了前进的路。两峰衔接处，静静地卧着一个椭圆形的湖，湖面上盖着厚厚的积雪，只有靠山根的地方亮出两处光洁的冰面。

草上飞收住蹄，惊异地四下张望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眼前的一切这样熟悉，好象在哪儿见过似的。他疑惑地细细观察，心中蓦然一动：这不是两年前，他的父亲带着一家贸然闯入的三角地吗？那一年他才一

岁，第一次来到山地，看到险峻的山峰巍巍耸耸，无边的松林青翠茂密，碧绿的湖水泛着涟漪，青青的草地开满花卉，清澈的小河奔腾不息，草上飞高兴地又蹦又跳，绕着三角地纵情驰骋，欣赏着壮观的景致。然而，父亲突然粗暴地把他召回，刻不容缓地赶着一家，用最快的速度顺着来路驰去。当他们一家刚刚通过小河上三根树杆搭成的小桥时，前方出现了两只灰色、健壮的狼。他的父亲就是在这场遭遇战中不幸身亡……现在，难道又到了这块可怕的地方？草上飞心中忐忑着，多么希望别看到那条汹涌奔腾的小河，别看到河上三根树杆搭成的桥，这样，他会侥幸地认为，这里不是父亲的葬身之地，他没有重蹈旧辙。然而，他最后的一点希望几乎在一瞬间就破灭了。他看到了那座桥——与记忆中的一摸一样。那么，桥下就该是那条奔腾的小河了。多么难以想象啊，半小时前，他在风雪中率领马群奋力翻越的深沟，原来就是那条把三角地封为一块死地的小河。只是现在，它静静地躺着，无声无息，使草上飞很难想象出春季里它那凶猛可怖的面孔。

一切糟糕透了。

如果此时出现那两只狡猾、凶残的灰狼，他们的退路就彻底断了，他将重蹈旧辙！多么可怕的历史重



演啊。草上飞不寒而栗。他焦躁地返回马群，决定火速离开这块不祥之地，就象当年他的父亲那样，一刻也不延误。不幸的是，骡马们都精疲力尽了。她们怀着马驹，腆着大肚子，实在懒得动了。骡马一团火和白雪公主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躺在雪地里轻轻地哼着。不祥之兆啊，如果此时再有几匹临产马，后果将糟得更难以想象。无论如何要立即离开这里。这里不

是乐园，更不是生儿育女的地方！

但是，要赶动这九匹骡马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她们太累了，连精力充沛的天不怕都累得无精打采。草上飞赶动这匹，另一匹停下来；他奔到左边，右边的不动了。草上飞被激怒了，他大声嘶叫、疯狂地驱赶，从那神态和声调，分明在吼道：快给我走！懒东西！这儿危险。等到了水草丰美的乐园，我会让你们睡上三天三夜……

骡马们似乎没有理解他的愤怒。她们有的朝他也斜着两眼，有的不满地打着响鼻，那一副副神态，分明在回敬他：别忙活了，当家的，是你把我们赶到这块地方，没等喘口气，定定神，又要叫我们奔跑。我们跑够了，跑饿了，没力气了。这对于你倒没什么，可我们的肚子里都怀着胎儿，你难道非要我们把胎儿颠出来不可吗……

草上飞可不管这些冷眼和不满，他恨她们不顾大局，恨她们不能吃苦，恨她们没有想到敌情。再拖延下去，等待她们的只有死亡！这些，现在可没有时间讲清，要紧的是用最快的速度让她们扬起四蹄。

约摸一个多小时后，在儿马草上飞的拼命驱赶下，这支疲乏的队伍又重新上路了。

夕阳从云隙间露出红艳艳的脸，披上银装的草

原，象一块巨大而洁白的地毯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目的反光。马儿们眯起了两眼。

落满积雪的小河到了，他们过河时的蹄迹依稀可辨。就是这条可恶的河，把三角地封锁了，使这儿象一间巨大的牢房。

小河的两壁是青色的岩石，约有三米高，洪水期，河水涨到岸顶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。现在，河水干涸了，雪填了半沟。草上飞就是从这儿爬上岸，此刻又要挣扎着再爬一遍。多么愚蠢的行动！要是在今天早晨停下来，决不会受此挫折。当时，都是一个信念促使着他跑远点，再远点，让谁都找不到踪迹。谁知，等待他的不是自由、轻松和喜悦，而是这危机四伏的可怕境地。

草上飞的思绪蓦然被骡马惊恐的叫声打断了，他抬起头，只见银色死寂的世界里，突然闯进了两只灰色的狼。他们象似从天上掉下来，那么突然，那么迅速，转眼间已经离马群几十米了。

几匹胆小的骡马掉头就跑，草上飞用最严厉的惩罚使她们安静下来，他显得额外冷静、沉着，象个地地道道久经沙场的将军，威风凛凛站在马群前面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进攻的敌人。

跑在前面的是一只又高又大，又强又壮的公狼，

毛色灰白、光滑，蓬松的尾巴微微上翘，长满利齿的嘴半张半合，两耳笔直耸立，左边的缺了一半。

是他！秃耳朵！杀死父亲的凶手！真是冤家路窄！草上飞心里的热血沸腾了，强烈地复仇欲望，象磁石紧紧吸引了他。他怒不可遏地打起了响鼻，抬起碗口大的铁蹄，用那千钧之力，踏着地上的积雪，一蹄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。

这是战斗的示威，战前的动员。

两只狼在离马群三十米的地方站住了。他俩似乎看到了马群致命的弱点，抿抿嘴巴，眯起了双眼。尤其是那只稍矮一点的母狼短尾巴，竟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和蔑视之情，张开嘴巴，打了个哈欠。那副神态



足以表明它在说：瞧这些大肚子蠢货，一个个快累倒了，等着我们一个一个地收拾吧。啊哈，感谢兽王送来这么多可口佳肴……

草上飞从没有受到这样的污辱，决没有！他心中装满了胜利。今天，他要同样把胜利装进心中。草上飞突然跃起，两只铁蹄在空中用力踏了几下，扭转头，准备向骡马发出战斗的命令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看到了骡马沉甸甸的肚子，看到了她们疲乏而惊恐的脸。催促这样一群骡马去作战未免太残忍、太自私、太缺乏理智了。草上飞双蹄落地，甩了甩修长的鬃毛，开始平熄心中求战的欲火。他不是一匹刚出马厩的马驹了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三年，成了这个马群的一家之长，他有责任保护骡马平安生产，保护未来的后代平安降生，否则，他还能称作什么父亲，还当什么一家之长！此刻应该理智的后退，避让三舍，明天在再伺机突围。

秃耳朵和短尾巴静静地蹲着，注视着它们的猎物悄悄后退。他们不想进攻，肚子里刚装进了一头黄羊，现在丝毫没有饿意。他们深信这十匹到嘴的活肉只是暂时寄存而已，到时候会一匹一匹地享用，度过可怕的饥饿的严冬。

他们的两眼都得意地眯了起来。母狼甩了甩短尾

巴，亲热地舔了一下秃耳朵的脸，表达他压抑不住的喜悦。秃耳朵没有反应，象个很有经验的强盗，不动声色地盯着后撤的马群，俨然是一尊灰色的雕塑，只是偶然间亮出两排紧咬着的钢牙，然后双眼一眯，好似闭上了一样。

他心里，一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
二、节外生枝

世间一切事很少有完完全全如愿以偿的。

草上飞深知陷进了绝境：后面是无法逾越的湖泊，两边是难以登攀的陡壁悬崖，前面是那条该死的小河，唯一的通道就是三根树杆搭成的小桥了。如果顺着来路横穿小河，一旦敌人赶来，还没爬上对岸就会迎来死亡；要是从小桥突围，敌人把桥头一守，定将寸步难行。强行突围，必是一场大血战。那时，谁知道这个家庭还会留下几个成员……草上飞苦苦思索，最后决定依旧顺着来路突围。他要抢先登上对岸，如果敌人赶来，他将拼死一搏，掩护骡马爬上对岸，脱离危险。

谁知，他刚刚制定出突围计划就遇到了麻烦：午夜时分，草上飞突然发现骡马一团火、白雪公主、黑尾巴和白鼻梁不安地甩动起尾巴，抽筋似的蹬着后腿，有时竟剪起双耳，扭过头，朝着沉甸甸的肚子威胁地叫着，象要吓跑肚子里给她们带来痛苦的恶魔。